

毕飞宇·著

长篇小说

推拿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毕飞宇·著

长 篇 小 说

推拿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推拿/毕飞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02-006825-8

I. 推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2069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     装帧设计:刘 静  
责任校对:李光敏     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**推拿**

毕飞宇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2

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

ISBN 978-7-02-006825-8

定价 20.00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就要开始写这部书的时候，正值夜幕降临，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，闭上眼睛，很久很久……

毕宇

## 引言 定义

散客也要做,和常客以及拥有贵宾卡的贵宾比较起来,散客大体上要占到三分之一,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能占到一半。一般说来,推拿师们对待散客要更热心一些,这热心主要落在言语上。——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生意经了,和散客交流好了,散客就有可能成为常客;常客再买上一张年卡,自然就成了贵宾。贵宾是最要紧的,不要多,手上只要有七八个,每个月的收入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保证。推拿师们的重点当然是贵宾,重中之重却还是散客。这有点矛盾了,却更是实情。说到底贵宾都是从散客发展起来的。和散客打交道推拿师们有一套完整的经验,比方说,称呼,什么样的人该称“领导”,什么样的人该称“老板”,什么样的人又必须叫做“老师”,这里头就非常讲究。推拿师们的依据是嗓音。当然,还有措辞和行

腔。只要客人一开口,他们就知道了,是“领导”来了,或者说,是“老板”来了,再不然就一定是“老师”来了。错不了。

聊天的内容相对要复杂一些,主要还是要围绕在“领导”、“老板”或“老师”的身体上头。一般是夸。夸别人的身体是推拿师的本分,他们自然要遵守这样的原则。但是,指出别人身体上的小毛小病,这也是本分,同样是原则,要不然生意还怎么做?——“你的身上有问题!”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。剩下来就是推荐一些保健知识了。比方说,关于肩周。肩周是人体的肌肉纤维特别错综的部位,是身体的“大件”,二头肌、三头肌和斜方肌的肌腱头都集中在这里。肩部的动作一旦固定的时间太长,肌腱头的纤维就会出现撑拉,撑拉久了,肌肉的渗出液就出来了。渗出液并不可怕,肌肉自己会再一次吸收进去。可架不住时间长啊,时间太长渗出液就不再被吸收。这一下问题来了,渗出液把肌肉的纤维粘连起来了。一粘连就有可能诱发炎症,也就是肩周炎——疼痛就在所难免。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理疗,天长日久,被粘连的纤维就会钙化。一钙化就麻烦了。你想啊,肌肉都钙化了,哪里还能有弹性?你就动不了了,和朋友说一声再见都抬不起胳膊——麻烦吧?所以呢,对肩周要好一点。女人对自己要好一点,男人对自己也要好一点。运动是必需的。实在没时间动,也有办法,那就让别人替你动。推拿嘛。一推拿粘连的部分就剥离开来了,怎么说“保健、保健”的呢?关键是保。就这些。既是严肃的科普,也是和煦的提示,还是温馨的广告。这些知识并不复杂,客人们也不会真的就拿他们的话当真。但是,交代和不交代则不一样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向来是不厌其烦的。

这一天中午进来了一个过路客,来头特别大的样子,一进

门就喊着要见老板。推拿房的老板沙复明从休息室里走出来,来客说:“你是老板?”沙复明堆上笑,恭恭敬敬地说:“不敢。我叫沙复明。”客人说:“来个全身。你亲自做。”沙复明说:“很荣幸。你里边请。”便把客人引到客房去了。服务员小唐的手脚相当的麻利,转眼间已经铺好床单。客人随手一扔,他的一串钥匙已经丢在推拿床上了。沙复明眼睛不行,对声音却有超常的判断,一耳朵就能估摸出动静的方位与距离。沙复明准确地抓起钥匙,摸一摸钥匙的长和宽,知道了,这位来头特别大的客人是一个司机。是卡车的司机,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油味,不是汽油,是柴油。沙复明微笑着,把钥匙递给小唐,小唐再把钥匙挂在了墙壁上。沙复明咳嗽了一声,开始抚摸客人的后脑勺。他的后脑勺冰凉,只有二十三四度的样子。毫无疑问,他拿汽车里的空调当冰箱了。沙复明捏住客人的后颈,仰起头,笑着说:“老板的脖子不太好,可不能太贪凉啊。”“老板”叹了一口气,说:“日亲妈的,颈椎病犯了,头晕,直犯困。——要不然我怎么能到这个地方来?我还有二百多公里呢。”沙复明听出来了,司机是淮阴人。淮阴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,都喜欢“日”人家的妈。但淮阴人有淮阴人的高标准和严要求,只日“亲妈”,不亲的坚决不日。沙复明先给淮阴的“老板”放松了两侧肩头的斜方肌,所用的指法是剥。接下来沙复明开始搓,用巴掌的外侧搓他的后颈。由于速度特别的快,像锯,也可以说,像用钝刀子割头。一会儿司机后脑勺上的温度就上来了。司机舒坦了,一舒坦就接二连三地“日亲妈”。沙复明说:“颈椎呢,其实也没到那个程度,主要还是你贪凉。路途长,老板把温度打高一点就好了。”“老板”就是“老板”,不再言语了,随后就响起了呼噜。沙复明转过头,小生地

关照小唐说：“你忙去吧，在外头把门带上。”小唐说：“呼噜这么响人家都能睡，你这么小声做什么？”沙复明笑笑，想，也是的。沙复明便不再说什么了，轻手轻脚地，给他做满了一个钟。做完了，辅助用的是盐热敷。“老板”最终是被盐袋烫醒了，一醒过来就神清气爽，是乾坤朗朗的空旷。“老板”坐起来，眨巴着眼睛，用脑袋在空气里头“写”了一个“永”，说：“日亲妈，舒服，舒服了！”沙复明说：“舒服吧？舒服了就好。”“老板”意犹未尽，闭起眼睛又“写”了一个“来”。最后的一捺他“写”得很考究，下巴拖得格外的远，格外的长，是意到笔到、意境隽永的模样。司机最终“收笔”了，高高兴兴地搬回自己的下巴，说：“前天是在浴室做的，小丫头摸过来摸过去，摸得倒是不错。日亲妈的，屁用也没有，还小包间呢——还是你们瞎子按摩得好！”沙复明把脸转过来，对准了“老板”面部，说：“我们这个不叫按摩。我们这个叫推拿。不一样的。欢迎老板下次再来。”



## 第一章 王大夫

王大夫——盲人在推拿房里都是以“大夫”相称的——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深圳。他打工的店面就在深圳火车站的附近。那是上世纪末，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岁月。说黄金岁月都有点学生气了，王大夫就觉得那时候的钱简直就是疯子，拼了性命往他的八个手指缝里钻。

那时候的钱为什么好挣呢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香港回归了。香港人热衷于中医推拿，这也算是他们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了。价码却是不菲。推拿是纯粹的手工活，以香港劳动力的物价，一般的人哪里做得起？可是，香港一回归，情形变了，香港人呼啦一下就蜂拥到深圳这边来了。从香港到深圳太容易了，就像男人和女人拥抱一样容易，回归嘛，可不就是拥抱？香港的金领、白领和蓝领一起拿出了拥抱的热情，拼

了性命往祖国的怀抱里钻。深圳人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样的商机，一眨眼，深圳的推拿业发展起来了。想想也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意，只要牵扯到劳动力的价格，大陆人一定能把它做到泣鬼神的地步。更何况深圳还是特区呢。什么叫特区？特区就是人更便宜。

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，那时候是世纪末。人们在世纪末的前夜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大恐慌，这恐慌没有来头，也不是真恐慌，准确地说，是“虚火”旺，表现出来的却是咄咄逼人的精神头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喷射出精光，浑身的肌肉都一颤一颤的，——捞钱啊，赶快去捞钱啊！晚了就来不及啦！这一来人就疯了。人一疯，钱就疯。钱一疯，人更疯。疯子很容易疲倦。疲倦了怎么办呢？做中医推拿无疑是一个好办法。

深圳的盲人推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壮大起来的。迅猛无比。用风起云涌去形容吧，用如火如荼去形容吧。全中国的盲人立马就得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消息说，在深圳，盲人崭新的时代业已来临。满大街都是钱——它们活蹦乱跳，像鲤鱼一样在地上打挺，劈里啪啦的。外地人很快就在深圳火车站的附近发现了这样一幅壮丽的景象，满大街到处都是汹涌的盲人。这座崭新的城市不只是改革和开放的窗口，还是盲人的客厅兼天堂。盲人们振奋起来了，他们戴着墨镜，手拄着盲杖，沿着马路或天桥的左侧，一半从西向东，一半从东向西，一半从南向北，另一半则从北向南。他们鱼贯而入，鱼贯而出，摩肩接踵，浩浩荡荡。幸福啊，忙碌啊。到了灯火阑珊的时分，另一拨人浩浩荡荡地过来了。疲惫不堪的香港人，疲惫不堪的、居住在香港的日本人，疲惫不堪的、居住在香港的欧洲人，疲惫不堪的、居住在香港的美国人，当然，更多

的却还是疲惫不堪的大陆人，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，那些从来不在公共场合用十个手指外加一根舌头数钱的新贵，——他们一窝蜂，来了。他们累啊，累，从头到脚都贮满了世纪末的疲惫。他们累，累到了抽筋扒皮的地步。他们来到推拿房，甚至都来不及交代做几个钟，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洋呼噜与本土的呼噜此起彼伏。盲人推拿师就帮他们放松，不少匆匆的过客干脆就在推拿房里过夜了。他们在天亮之后才能醒过来。一醒过来就付小费。付完了小费再去挣钱。钱就在他们的身边，大雪一样纷飞，离他们只有一剑之遥。只要伸出手去，再踏上一个弓步，剑尖“呼啦”一下就从钱的胸部穿心而过。兵不血刃。

王大夫也开始挣钱了。他挣的是人家的小零头。可王大夫终究是穷惯了的，一来到深圳就被钱吓了一跳，钱哪有这么挣的？恐怖了。他只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，什么叫自食其力？能解决自己的温饱就可以了。可王大夫不只是自食其力，简直就像梦游。他不只是挣到了人民币，他还挣到了港币、日元和美金。王大夫第一次触摸到美金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凌晨。他的客人是一个细皮嫩肉的日本人，小手小脚的，小费小了一号，短了一些，也窄了一些。王大夫狐疑了，担心是假钞。但客人毕竟是国际友人，王大夫不好意思明说，大清早的，王大夫已经累得快虚脱了，但“假钞”这根筋绷得却是笔直。就站在那里犹豫。不停地抚摸手里的小费。日本朋友望着王大夫犹豫的样子，以为他嫌少，想一想，就又给了一张。还是短了一些，窄了一些。这一来王大夫就更狐疑了，又给一张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钱就这么不值钱么？王大夫拿着钱，干脆就不动了。日本朋友也狐疑了，再一次抽出了一张。他

把钱拍在王大夫的手上，顺手抓住了王大夫的一个大拇指，一直送到王大夫的面前。日本人说：“干活好！你这个这个！”王大夫挨了夸，更不好意思说什么了，连忙道了谢。王大夫一直以为自己遭了骗，很郁闷，还没脸说。他把三张“小”费一直揣到下午，终于熬不住了，请一个健全人看了，是美金。满打满算三百个美金。王大夫的眉梢向上挑了挑，咧开嘴，好半天都没能拢起来。他开始走。一口气在祖国的南海边“画”了三个圈。

钱就是这么疯。一点都不讲理，红了眼了。它们一张一张的，像阿拉伯的神毯，在空中飞，在空中蹿。它们上升，旋转，翻腾，俯冲。然后，准确无误地对准了王大夫的手指缝，一路呼啸。王大夫差不多已经听到了金钱诡异的引擎。它在轰鸣，伴随着尖锐的哨音。日子过得越来越刺激，已经像战争了。王大夫就这样有钱了。

王大夫在“战争”中迎来了他的“春天”。他恋爱了——这时候时光已经逼近千禧，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了。世纪末的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小孔，一个来自蚌埠的盲姑娘，从深圳的另一侧来到了火车站，她看望王大夫来了。因为没有客人，推拿房里寂寥得很，与千禧之年的最后一夜一点也不相称。盲人们拥挤在推拿房的休息室里，东倒西歪。他们也累了，都不说话，心里头却在抱怨。他们在骂老板，这样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放假呢？但老板说了，这样的时候怎么能放假？别人的日子是白的，你们的日子是黑的，能一样么？别人放假了，玩累了，你们才有机会，谁知道生意会迈着哪一条腿跨进来？等着吧！一个都不能少。推拿师们等倒是等了，可是，生意却断了腿了，一个都没有进来。王大夫和小孔在休息厅里干坐了一会

儿,无所事事。后来王大夫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,上楼去了。小孔听在耳朵里,几分钟之后也摸到了楼梯,到楼上的推拿室里去了。

推拿房里更安静。他们找到最里边的那间空房子,拉开门,进去了。他们坐了下来,一人一张推拿床。平日里推拿房都是人满为患的,从来都没有这样冷清过。在千禧之夜,却意外地如此这般,叫人很不放心了。像布置起来的。像刻意的背景。像等待。像预备。预备什么呢?不好说了。王大夫和小孔就笑。也没有出声,各人笑各人的。看不见,可是彼此都知道,对方在笑。笑到后来,他们就询问对方:“笑什么?”能有什么呢?反过来再问对方:“你笑什么?”两个人一句连着一句,一句顶着一句,问到后来却有些油滑了,完全是轻浮与嬉戏的状态。却又严肃。离某一种可能性越来越近,完全可以再接再厉。他们只能接着笑下去。笑到后来,两个人的腮帮子都不对劲了,有些僵。极不自然了。接着笑固然是困难的,可停止笑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慢慢地,推拿室里的空气有了暗示性,有了动态,一小部分已经荡漾起来了。很快,这荡漾连成了片,结成了浪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波浪成群结队,彼此激荡,呈现出推波助澜的势头。千军万马了。一会儿汹涌到这一边,一会儿又汹涌到那一边。危险的迹象很快就来临了。为了不至于被波浪掀翻,他们的手抓住了床沿,死死的,越抓越有力,越抓越不稳。他们就这样平衡了好长一段时间,其实也是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,王大夫终于把他们的谈话引到正题上来了。他咽了一口唾沫,问:“你——想好了吧?”小孔的脸侧了过去。小孔有一个习惯,她在说话之前侧过脸去往往意味着她已经有了决心。小孔抓住床,说:“我想好了。你

呢？”王大夫好半天没有说话。他一会儿笑，一会儿不笑，脸上的笑容上来了又下去，下去了又上来，折腾了三四趟，最后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我不重要。主要还是你。”为了把这句话说出来，王大夫用了太长的时间，小孔一直在等。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，小孔不停地用手指头抠推拿床上的人造革，人造革被小孔的指头抠得咯吱咯吱地响。听王大夫这么一说，小孔品味出王大夫的意思了，它的味道比“我想好了”还要好。小孔在那头就喘。很快，整个人都发烫了。小孔突然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了微妙的却又是深刻的变化，是那种不攻自破的情态。小孔就从推拿床上下来了，往前走，一直走到王大夫的跟前。王大夫也站起来了，他们的双手几乎是在同时抚摸到了对方的脸。还有眼睛。一摸到眼睛，两个人突然哭了。这个事先没有一点先兆，双方也没有一点预备。他们都把各自的目光流在了对方的指尖上。眼泪永远是动人的，预示着下一步的行为。他们就接吻，却不会。鼻尖撞在了一起，迅速又让开了。小孔到底聪明一些，把脸侧过去了。王大夫其实也不笨，依照小孔的鼻息，王大夫在第一时间找到小孔的嘴唇，这一回终于吻上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吻，也是他们各自的第一个吻，却并不热烈，有一些害怕的成分。因为害怕，他们的嘴分开了，身体却往对方的身上靠，几乎是粘在了一起。和嘴唇的接触比较起来，他们更在意、更喜爱身体的“吻”，彼此都有了依靠。——有依有靠的感觉真好啊。多么的安全，多么的放心，多么的踏实。相依为命了。王大夫一把把小孔搂在了怀里，几乎就是用蛮。小孔刚想再吻，王大夫却激动了，王大夫说：“回南京！我要带你！南京！我要开店！一个店！我要让你当老板娘！”语无伦次了。小孔踮起脚，说：“接吻哪、接吻哪

——你吻我啊！”这个吻长了，足足跨越了两个世纪。小孔到底是小孔，心细，她在漫长的接吻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掏出了她的声控报时手表，摁了一下。手表说：“现在时间，北京时间零点二十一分。”小孔把手表递到王大夫的手上，又哭了。她拖着哭腔大声地叫道：

“新年啦！新世纪啦！”

新年了，新世纪了，王大夫谈起了恋爱。对王大夫来说，恋爱就是目标。他的人生一下子就明确了：好好工作，凑足钱，回家开个店，早一点让心爱的小孔当上老板娘。王大夫是知道的，只要不偷懒，这个目标总有一天可以实现。王大夫这样自信有他的理由，他对自己的手艺心里头有底。他的条件好哇。摸一摸他的手就知道了，又大，又宽，又厚，是一双开阔的肉手。王大夫的客人们都知道，王大夫的每一次放松都不是从脖子开始，而是屁股。他的大肉手紧紧地捂住客人的两只屁股蛋子，晃一晃，客人的骨架子一下子就散了。当然，并不是真的散，而是一种错觉，好的时候能放电。王大夫天生就该做推拿，即使眼睛没有毛病，他也是做推拿的上好材料。当然，手大是没用的，手上的肉多也是没用的，真正有用的还是手上的力道。王大夫魁梧，块头大，力量足，手指上的力量游刃有余。“游刃有余”这一条极为关键，它所体现出来的是力量的质量：均匀，柔和，深入，不那么刺戳戳。如果力道不足，通常的做法是“使劲”。推拿师一“使劲”就不好了，客人一定疼。这疼是落在肌肤上的，弄不好都有可能伤及客人的筋骨。推拿的力量讲究的是入木三分，那力道是沉郁的，下坠的，雄浑的，当然，还有透彻，一直可以灌注到肌肉的深处。疼也疼，却伴随着酸，还有胀。有不能言说的舒坦。效果就在这里了。

王大夫指头粗，巴掌厚，力量足，两只手虎虎的，穴位“搭”得又非常准，一旦“搭”到了，仿佛也没费什么力气，你就被他“拿住”了。这一“拿”，再怎么挨他“折磨”都心甘情愿。正因为王大夫的手艺，他的回头客和贵宾特别的多，大多是“点钟”，包夜的也多。由于有了这一点，王大夫的收入光小费这一样就不同于一般。连同事们都知道，王大夫绝对算得上他们这一行里的大款，都有闲钱玩票了嘛。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里就有他的那一份。

王大夫有麻烦了。他的麻烦其实正在股票上。要说有钱，王大夫的确有几个。可是，王大夫盘算了一下，就他的那点钱，回南京开一个店只能将就。要想把门面弄得体面一点，最切实的办法只能是合股。但王大夫不想合股。合股算什么？合股之后小孔到底算谁的老板娘？这个老板娘小孔当起来也不那么痛快。与其让小孔不痛快，倒不如等一等了。在“老板娘”这个问题上，王大夫死心眼了。他本人可以不在意这个“老板”，对小孔他却不愿意马虎。人家把整个的人都给了自己，容易么？作为报答，王大夫必须让小孔当上“老板娘”。她只要坐在他的店里，喝喝水，嗑嗑瓜子，他王大夫就是累得吐血也值得。

王大夫怎么会把钱放到股票上去的呢？说起来还是因为恋爱。恋爱是什么？王大夫体会了一阵子，体会明白了，无非就是一点，心疼。王大夫就是心疼小孔。说得再具体一点，就是心疼小孔的那双手。

虽说都在深圳，王大夫和小孔的工作却并不在一起，其实是很难见上一面的。就算是见上了，时间都是掐好了的，也就是几个吻的工夫。吻是小孔的最爱。小孔热爱吻，接吻的时



间每一次都不够。后来好些了，他们在接吻之余也有了一些闲情，也有了一些逸致。比方说，相互整理整理头发，再不就研究一下对方的手。小孔的手真是小啊，软软的，指头还尖。“小葱一样”的手指，一定是这样的了吧。但小孔的手有缺憾。中指、食指和大拇指的指关节都长上了肉乎乎的小肉球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吃推拿这碗饭的，哪一只手不是这样？可是，王大夫很快就从小孔的手上意识到不对了。小孔手指的骨头不在一条直线上。从第二个关节开始，她的指头歪到一边去了。王大夫拽了一下，直倒是直了，一松手，又歪了。小孔的手已经严重变形了。这还叫手么？这还是手么？小孔自己当然是知道的，不好意思了，想把手收回去。王大夫却拽住了，小孔哪里还收得回去？王大夫就那么拽住小孔，愣住了。

小孔的身子骨偏小，又瘦，说什么也不该学推拿的。客人真是什么样的都有，有些客人还好，碰不得，一碰就痒，一碰就疼；有些客人就不一样了，是牛皮和牛肉，受力得很。你要是轻了，他就觉得亏，龇牙咧嘴地提醒你：“给点力气嘛，再给点力气吧。”这样的祖宗王大夫就遇上过，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壮汉。这个非洲来的兄弟中国话说得不怎么样，有三个字却说得特别地道：“重一点。”一个钟之后，就连王大夫这样夯实的小伙子都被他累出了一身的汗。小孔的手指头肯定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当中变形的。以她的体力，以她那样的手指头，哪里禁得起日复一日？哪里禁得起每一天的十四五个小时？

“重一点！再重一点！”

王大夫捏住小孔的手腕，摸着她的指头，心碎了。突然就把小孔的手甩了出去，最终却落在了他的脸上。啪地就是一